

全集版

# 汪曾祺

小说全编  
上

〔增订版〕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全集版

# 汪曾祺

小说全编

上

〔增订版〕



徐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汪曾祺小说全编:全三卷/汪曾祺著.—2版(增订本),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9

ISBN 978-7-02-015200-1

I. ①汪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80336号

责任编辑 郭娟

装帧设计 刘静
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数 915千字

开本 68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印张 66.75 插页9

印数 1—5000

版次 2016年4月北京第1版

2019年6月北京第2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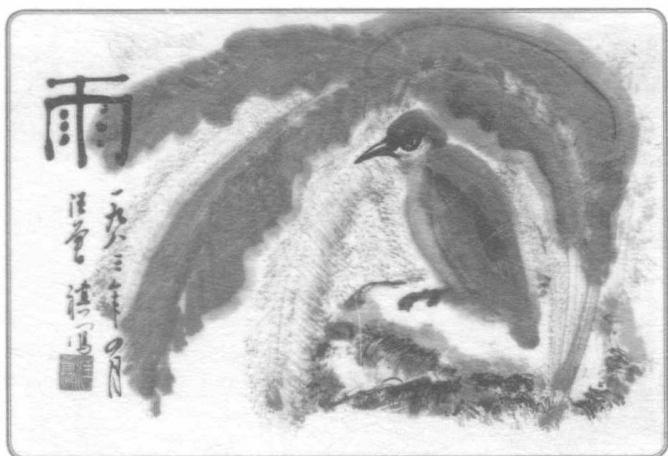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978-7-02-015200-1

定价 156.00元(全三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

汪曾祺

小说全编  
（增订版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E X - L I B R I S



汪台祺

## 出版说明

本书是汪曾祺小说总集,以最初发表的版本为底本,按创作时间(辅以发表时间)排序,每篇有题注,共收入作者自1940年创作的小说162篇(《故里三陈》记为1篇,《虎二题》记为2篇,以此类推)。同题小说,如内容改动少,仅收入创作发表在先者,在题注中说明情况,如《最响的炮仗》;如内容改动大,则统统收入,题目以序号提示,如“《职业》(二)”。

本书是《汪曾祺全集》的“小说卷”,为满足读者需求,曾于2016年4月先于编辑中的“全集”单独出版,深受广大读者喜爱;本次出版,根据2019年1月出版的《汪曾祺全集》,增补了新发现的小说《白松糖浆》,《邂逅》更换了新发现的底本。是为增订版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# 目 录

## 1940 年

- 钓 ..... 1  
翠子 ..... 5  
悒郁 ..... 11

## 1941 年

- 寒夜 ..... 14  
春天 ..... 20  
复仇——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 ..... 26  
灯下 ..... 31  
猎猎——寄珠湖 ..... 37  
河上 ..... 41  
匹夫 ..... 48  
待车 ..... 65

## 1942 年

- 谁是错的 ..... 72  
结婚 ..... 79  
唤车 ..... 87

## 1943 年

- 除岁 ..... 92

## 1944 年

- 葡萄上的轻粉 ..... 100  
序雨 ..... 105

## 1945 年

- 膝行的人 ..... 113  
小学校的钟声——茱萸小集之一 ..... 118  
老鲁 ..... 128

## 1946 年

- 复仇 ..... 141  
前天 ..... 150  
磨灭 ..... 154  
庙与僧 ..... 160  
最响的炮仗 ..... 165

## 1947 年

- 鸡鸭名家 ..... 172  
醒来 ..... 191  
艺术家 ..... 194  
驴 ..... 202  
职业(外一篇) ..... 205  
落魄 ..... 208  
绿猫 ..... 219  
冬天——小说《豆腐店》之一片段 ..... 236  
戴车匠 ..... 240  
年红灯(二) ..... 249  
牙疼 ..... 252  
囚犯 ..... 259  
异秉 ..... 265

## 1948 年

- 白松糖浆 ..... 274  
邂逅 ..... 279  
三叶虫与剑兰花 ..... 288  
斑鸠 ..... 297

锁匠之死 .....	300
卦摊——阙下杂记之一 .....	308

1940年

## 钓<sup>①</sup>

晓春，静静的日午。

为怕携归无端的烦忧，(梦乡的可怜的土产)，不敢去寻访枕上的湖山。

一个黑点，划成一道弧线，投向纸窗，“嗡”，是一只失路的蜜蜂。也许正倦怀于一支尚未萎落的残蕊，匆忙的小小的身躯撞去。习于播散温存的触须已经损折了，仍不肯终止这痴愚的试验，一次，两次，……“可怜虫亦可以休矣！”不耐烦替它计较了。

做些甚么呢？

打开旧卷，一片虞美人的轻瓣静睡在书页上。旧日的娇红已成了凝血的暗紫，边沿更镌了一圈恹恹的深黑。不想打开锈锢的记忆的键，掘出葬了的断梦，遂又悄然掩起。

烟卷一分分的短了，珍惜的吐出最后一圈，掷了残蒂，一星红火，在灰烬里挣脱最后的呼吸。打开烟盒，已经空了，不禁怅然。

提起瓷壶，斟了半天，还不见壶嘴吐出一滴，哦，还是昨晚冲的，嚼着被开水蚀去绿色的竹心，犹余清芬；想后园的竹子当抽了新篁，正好没渔竿，钓鱼去吧，别在寂寞里凝成了化石。

小时候，跟母亲纠缠了半天，以撒娇的一吻，换来一根绣花的小针，就灯火弯成钩子；到姐姐的匣内抽一根黑丝线，结系停当，捉几只蜻蜓；怀着不让人知道的喜悦，去作一次试验。学着别人的样，耐心的守着水面“浮子”(那也是请教许多先辈才晓得用蒜茎做的最好)。起竿时不是太急，惊走了；便是太慢，白丢了一只蝇矢；经过了多次的失望，终于

钓得一尾鲢鱼，看它在钩上闪着银光，掀动鲜红的鳃，像发现了一件奇迹，慌乱的连手带脚的捉住，用柳枝穿了，忘了祖父的斥骂，一路叫着跳回去。

而今想来，分外亲切，不由得不跃跃欲试了。

昨晚一定下过牛毛雨，看绵软的土径上，清晰的画出一个个脚印，一个守着油灯的盼待，拉快了这些脚步，脚掌的部分那么深，而脚跟的部分却如此轻浅，而且两个脚印的距离很长，想见归家时的急切了。你可没有要紧事，不必追迹这些脚印，尽管慢点儿。

在往日，便是这样冷僻的小村，亦常有古旧的声音来造访的。如今，没有碎布烂铁换糖的唤卖；卖通草花的货郎的小鼓；走方郎中踉跄的串铃；即本村的瞎先生，也暂时收起算命小锣的咣咣，没有一个辛苦的命运来叩问了，正是农忙的时候呀！

转过一架铺着带绿的柳条的小桥，有一棵老树，我只能叫它老树，因为它的虬干曾做过我儿时的骏马，它照料着我长大的乡下的替它起的名字，多是字典辞源上查不着的。顽皮的河水舔去覆土，露出隐秘的年青的一段，那羞涩的粉红的根须，真如一个蒲团，不妨坐下。

也得像个样儿理了钓丝，安上饵，轻轻的抛向水面。本不是为着鱼而来的，何必关心“浮子”的深浅。

河不宽，只消篙子一点，便可渡到彼岸了，但水这么蓝，蓝得有些神秘，你明白来往的船只为什么不用篙子了吧！关于这河，乡下人还会告诉你一个神奇的故事，深恐你不相信，他们会急红了脸说：县里的志书上还载着。

也不知是姓甚么的做皇帝的时候，——除了村馆里的先生，这村里的人都是只知道“民国”与“前清”的，顶多还晓得朱洪武是个放牛的野孩子，则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何足为怪。这儿出了个画画的，一点不说谎，他画的玩意儿就跟真的一般，画个麻雀就会叫，画个乌龟就能爬，画个人，管少不了脸上一粒麻子。天下事都是这样，聪明人不会长寿的，他活不上三十岁，就让天老爷给收去了，临死的时候，跟他的新娶的媳妇说：“我一不耕田，二不种地，死后留给你的只有绵

绵的相思……”取张素绢，画了几笔，密密卷好，叫她到城里交给他的师傅，送到京师的相爷家去，说相爷的老太太做寿，寿宴上甚么东西都有了，但是还缺少一样东西，心里很不快活，因此害了症候，若能如期送到，准可领到重赏，并且关照她千万不要拆开来看，他咽了最后的一口气，媳妇便上城去了。她心里想到底是个甚么呢？耐不住拆开来看看，一看是一片浓墨，当中有一块白的，以为丈夫骗了她，便坐在田岸上哀哀的哭起来。一阵大风，把这卷儿吹到河里去了，我的天，原来是一轮月亮啊！从此这月亮便不分日夜的在深蓝的水里放着凄冷的银光。

你好意思追问现在为甚么没有了？看前面那块石碑，三个斑驳的朱字“晓月津”，一个多么诗意的名儿。

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  
我郎住在家后头，  
……………”

夹着槐花的香气，飘来清亮的山歌，想着甚么浪漫的佳话了？看水面上泛起一个微笑。她们都有永不凋谢的天真，一条压倒同伴们的嗓子的骄傲，常常在疲乏的梦里安排下笑的花蕾的。

一片叶子，落到钓竿上来，一翻身，跌到水面上，被微风推出了视野。还是一样的碧绿，闪耀着青春的光辉。你说，便这样无声的殒折，不比抖索着枯黄的灵魂，对残酷的西风作无望的泣求强些？且不浪费这些推求，你看这叶片绿得多么可人，若能以此为舟，浮家泛宅，浪迹江湖，比庄子那个大葫芦如何？

远林漏出落照的红，像藏在卷发里的被吻后的樱唇，丝丝炊烟在招手唤我回去了。咦，怎么钓竿上竟栖歇了一只蜻蜓，好吧，我把这枝绿竹插在土里承载你的年青的梦吧。

把余下的饭粒，抛到水底，空着手走了。预料在归途中当可捡着许多诚朴的欢笑，将珍重的贮起。

我钓得些甚么？难得回答，然而我的确不是一无所获啊。

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昆明

## 注 释

- ① 本篇原载 1940 年 6 月 22 日昆明《中央日报》。

## 翠 子<sup>①</sup>

夜，像是蹑藏在墙角的青苔深处，这时偷偷的溜了出来，占据了空空的庭院。天上黑郁郁的，星一个一个地挂起来，乍起的风摇动园里的竹叶，这里那里沙沙的响。

家里只有我和大丫头翠子，在屋中玩着，等待父亲回家。

翠子扬起头，凝望着远远的天边，抱在膝上的两手渐渐松了下来。

“又来了！看你那呆样子。翠子，你跟我说个故事好不好？要拣顶顶美丽的。可是你不要再说磨子星和灯草星子，今儿晚上天河里没有多大的风，雾倒挺不少，你看哩，白蒙蒙的，甚么也看不出。我怕他们星子也都会迷了路。”

像是没有听见似的，她的眼睛还是睁得那么大，但是我自己听得很清楚，连掠过檐前的蝙蝠一定已都偷听了一两句去了，在她的眼睛里，我看出我有点生气，默默地，我盯着廊下两个淡淡的影子，心里想：不理我，好！看我的比你的也短不了多少。

终于，她跟我讲和了。站起身来，伸手理一理被调皮的风披下来的几丝头发，（用黑夜纺织成的头发！）她说：

“不早了，我给你弄晚饭去。爷大概不会回来吃了。”

爷？爷又不是你的爷，为甚么你也这么叫呢？不害羞！叫人家的爷做爷。我心里笑过多少次了，不过我也没有说甚么，转进堂屋里去了。堂屋好像比那天都空洞，壁虎在板壁上水渍处慢慢的爬过，但我一点儿都不怕。母亲的棺柩停在这儿时，我还一个人守着一盏长明照路灯（怕被老鼠们喝干了，让妈在黑地里摸索），现在更不怕了；只是桌底下的大黑猫，咕噜咕噜的“念佛”叫人听得真不好受。我连声地喝：“去！去！”它像聋了个耳朵，睬也不睬。想叫声翠子，听厨房里铲子正

响得紧，大概加点火，马上就要来了，便想起翠子来的时候黑黑的样子，还穿上双鲤鱼脸的花鞋，带个大红“舌头”，怯生生的，“锅边秀！”于是跟自己笑起来。

吃饭时，我一手拿着筷子，一手拿根纸捻，蘸点儿水，又在灯盏里滚一滚，就火头上必剥剥地烧起来，非常好玩。

“看油点子溅到眼里去，怎么这么皮！”

“哟，真真像个妈？”我想着，小猫儿似的咕咕的笑着。

“爷一早就出去了，这会还不回来，老不肯呆在家里，把我一个人撇下！”

其实我知道，爷疼一晚上比别人疼我一天都强。而且有翠子伴着我也并不寂寞，但我仍亟亟盼他回来。晚上的风专门往人颈子里钻，邻居王家的那条大花狗，一听到脚步声就向黑中狂叫，爷难道不怕狗？不怕我因为担心他怕狗而怕狗？

我嘟起了嘴。

“……大白天爷一定又是到你娘的坟上去了。你这个人！看每天衣上都沾了些泥斑，早上的露水多重！”

对了。父亲每晚回来都带着一支白色的花，这花城里是没有的。人家说是鬼种出来的。母亲的墓园里满开的全是这种花，听爷说过，“这坟地是你娘生前亲自看定的。”风水先生都说这不是吉地，但父亲可坚持要葬在这儿。只是这花是经不起霜打的，白菜渐渐甜了起来，怕这花也没多少日子好活了。我希望明天要父亲带我去看看，花叶的尖尖有没有发红，要是红了，那就快了。

等花都完全憔悴死了，只挂上一些干叶子在风里摇，狗尾草也在风里摇，看父亲还再天天到坟上去不去？

格格，一只褪了绿色的小蚂蚱，振翅向灯焰飞来，翠子一挥手把它赶去了。翠子嘴里咕咕着：“你为甚么不在青草窠里玩着，却迷在这亮亮的一团火里？”

大家都不说话，风掀起壁上的条幅，划划地响，我想起父亲近来画也不画，字也不写，连话也不多说，便问翠子：

“爷近来是不是又老了些？下巴的须子长得那么长，刺在人脸上，痒痒的，嗯。怎么回事？想娘，娘不想他也不再想我，睡在地下安安静静。甚么也不想。”

“你爹……哦，你明儿早上醒来，叫他莫出去。明儿是他的生日，今年三十了吧。……快吃，看菜都冷了！”

咦！我不是吃完了吗？她一定又想着甚么了。连我放下筷子都不晓得，痴痴的真好玩。今晚上我还要告诉父亲，翠子这两天像丢了魂。她的魂生了翅膀，把翅膀一举，就被风吹到远远的地方去。是一阵甚么风？我不知道，翠子也不知道。

翠子收了碗，把折好的爷的衣裳压在衣砖底下，便做起针线来。我倚在她身上，随着她胸前的起伏，我轻轻地唱：

“小白菜呀

点点黄啊，

小小年纪

没了亲娘。

……

……”

“翠子，底下是甚么的？”

“——听，叫门，你爹回来了？”

翠子打了风雨灯，走到黑黑的过道里，我站在可以看到大门的地方等着，看烛火一步步的近了，却是父亲提着的。翠子静静的跟在后面。

父亲一把抱起了我，在颊上亲了我一下，问我为甚么还不睡。

“等你！你不疼我，只疼别人家的孩子！”

父亲轻轻叹了声，进到房间里去了。一进房门，便听见屋角矿、矿的声音，他问我：

“五更鸡上煮的甚么？”

“莲子。翠子在柜子里找出来的，说上好的建莲，再不吃要坏了。天也冷了，爷该吃点滋润清补东西，所以煨了它。让我关照爹，糖在条几上玻璃缸里。”

“哦，——家里，几时还有莲子？”

“谁知几时的……”

“二宝，你睡吧！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也就要睡了。我很累。”

“我这么大了，自己还不会脱衣裳么？不要你，不要你！”当父亲要替我解钮子时，我连忙闪开。脱了衣裳，“进窝了，进窝了，进窝啰，”便往被窝里一钻，被盖是翠子新浆洗的，非常暖和，有一点太阳气味，一点米浆气味，和一点（极少一点点）香粉味。

爷只吃几颗莲子，其余的都给我吃了。他叫我不起来，拿小银匙子一颗颗地喂我。我一边吃，一边看着他的瘦脸：黑了，更瘦了，头发长得那么长，下巴全是青的。这么大的人了，自己不晓得打扮，还要人来照应，呕……

想起一件事，赶忙告诉爷：

“高家伯伯今儿来过了，饭前，一个人坐在客房里等了你老半天，跟我谈了很多话：问我想不想妈？要是想，教爷替你再娶个妈。又把你那支挂着的笛子拿下来吹了半天，他说吹的叫甚么《汉宫秋》。爹爹，——你吹的好还是他好？后来翠子给他送上茶，他便不吹了，一个人走来走去的笑笑，还拿纸写了些甚么教我拿给你看，字那么草，它认识我，我可一个也不识得它。”

父亲看看那张字条，哈哈地笑起来。笑些甚么呢？还那么大的声音。

父亲随后也脱了衣裳睡下，点起一支烟，烟一丝丝的卷起来，满帐子里都是烟雾。

“二宝，你今儿晚上吃的甚么菜？”

“青菜虾圆汤。”

“可好吃？”

“好吃，好吃，虾子又新鲜。买来时还活蹦活跳，青菜是到园上现挑的，在薛大娘园上挑的。翠子说，这样有起水鲜。——噫，爹可晓得